

海岛的冬天是斑斓的，就连傍晚的天空都是玫瑰红的。红云漫天，轻盈如歌，落霞醉了，是少女绯红的脸颊，是酒红色的心，亦如同浓稠的思念。

伫立窗前，夕阳暖照，霞光万道，抬眼可见晚霞如同画布徐徐铺展，惊艳了时光，随手用手机记录下此时此景，将一瞬间的美丽贮存于盈框之间，成为永恒。朋友圈的友人说你有一颗发现美的心灵。我又想起关于“月亮与六便士”的持久话题。不应总低头赶路，就是在寒冷冬夜，也要有仰望星空的闲情。苏轼说：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”奔波之余，忙里偷闲，江山风月便可触手可及，你也就成为自然之主，独揽海岛之胜景。

北国之冬，万物肃杀，草木凋零，天寒地冻。我曾经到过牡丹江的雪乡，零下三十余度，被大雪覆盖的小木屋俨然是童话绘本里稀有的景致，那旷野更是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的茫茫雪域，白桦树伸展着光秃秃的枝丫，看不到一丝生命的迹象。而热带海岛，温度适宜，阳光和煦，长年绿植葳蕤，散发出各种草木的芬芳。举目远眺，翠色入目，四季常绿，冬天亦是一派葱茏。

所幸生活在这片绿意盎然的海岛，四季皆风景，就连冬天也是明媚可人的。

海岛的早晨，漫步热科院的“热带珍稀植物园”。清晨阳光拨开云层透射下来，清晨如孩童稚嫩的脸庞，静静地洒落林子里。清风吹送丝丝凉爽，阳光随树叶翻飞，仿佛沙滩上的蚌壳，又如闪烁的碎银子，绽放出悦人的光彩。树影婆娑，轻吟浅唱，蝴蝶兰在石缝间兀自盛开，铁西瓜已挂满枝条、蒜香藤挂满棚架，茎蔓之间开出团团花朵，散发出淡紫色的清芬，恰似川端康成笔下的淡淡忧戚，也如伊豆的舞女，跳动着情窦初开的少女心，纯洁浪漫，未蒙世俗的尘埃。

淡紫色的花朵，还有并蒂开放的鸳鸯茉莉，总是成双成对的，形影不离，恰似琴瑟和鸣的样子。植物间的爱情，也是让人惊羡，亦是值得人类垂首学习的。

海尾湿地离我的出生地仅有12公里之遥，而我和孩子们第一次走进它的怀抱，却是在几年前。我随意地坐在树下厚厚的松针上，翻阅诗人汪剑钊赠给我的他刚刚出版的译作——《记忆的声音》。孩子们则自由自在地在拾掇落花，在沙滩上奔跑，在用苇叶吹笛子，在目送白鹭飞去又飞回……我感觉这儿太美了：窸窣声传自海防林茂密的枝丫间，空旷的园子里只有空旷的风在拂动，松针和松果坠落在某个季节的瞬间。我和孩子们恰好在这样的日子里经过，感受不一样的宁静……在如此宁谧的故乡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海防林满眼的绿，逼近生命的流沙的白，以及湖面天光水色的碧，我都无法目睹，我只愿意静静地闭上眼睛，独享这数十里松涛的回响；把脚板插进沙里，想象一棵植物依靠根须吮吸沙里的水滴，然后留下醉人的绿荫；感受风拂过脸庞，吹干汗渍。当我慢慢睁开眼睛时，又想象自己是个聋子，周遭的自然天籁业已隐退：无喧腾，无嘈杂，无虚实，无缘亦无故。风声、潮声、鸟声，种种难以形容之声——戛然而止。水不再流，树不再摇，潮不再涌，人不再思，静则静矣。

当我慢慢恢复了视觉和听觉，海尾湿地又变成另一番景象。诗人江非曾经跟我说过，在昌江，他只喜欢一个地方，那就是海尾湿地公园，因为待在那里，随时都有创作的欲望。他还说海尾湿地应该属于诗人……我是非常认同他的话的。湿地仿佛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，它

相对于稚嫩鲜美的春花，我更喜爱海岛秋冬之花，热烈，饱满，又不失柔韧与明亮。

曲径通幽处，偶遇“五大卧花心”，便是令人不由停下脚步。花的形状仿若五只小狗紧紧相拥醉卧花心，这的确也是海岛自然的一场绝妙的奇遇……就连大文豪苏轼当年遇见也是惊呆了。

这是有故事的“狗仔花”，民间相传王安石曾写过“明月当空叫，五狗卧花心”的诗句。苏东坡读来觉得这诗有失事理，明月怎能叫？五狗怎能卧花心？于是，他便随手将“叫”字改为“照”，将“心”字改为“荫”，并洋洋得意吟咏“明月当空照，五狗卧花荫”，暗自认为是妙手而得。可是后来，苏轼遭贬到海南儋州，发现当地有一种五色雀会当空鸣叫，是一种当地黎民称之为“明月”的鸟；还看到一种叫“五狗卧花心”的花，甚是可爱。苏轼这才恍然发现自己当初的自以为是。这个传奇故事也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“纸上来得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

“五狗卧花”，学名叫“牛角瓜”，在海岛普遍分布。据说东坡书院也是随处可见此等寻常的传奇之花。向得天独厚的海岛的丰富性、多样性的绿色生态垂首，就连大文豪苏轼也不例外。

海岛之冬，豪兴徜徉，小园几许，收尽春光，蜂飞蝶舞，正是秦观诗句吟唱的桃花红、李花白、菜花黄、莺儿啼，燕儿舞，蝶儿忙的景象。更有热带特有的植株，如雷公掌、黄蝉、蟛蜞菊、马缨丹……愿意爬多高就爬多高，向阳生长，各自纷呈。

海岛之冬，姹紫嫣红。家门前玉蕊花凋落，挂果，美丽异木棉热烈盛放，错峰开花，这样不喧嚷，四时也不会寂寞，这一路一年都充满生机，不由觉得栽种者的别具匠心……

树披盛装繁花满枝。年轻的大学生路过，说，这是美人树，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动听地喊一株树。嫣然一笑如美人倾城，这样的树也唯独海南仅有吧！

行走之间，目不暇接，虽为冬日，却似春色满园，赏心悦目，让人神清气爽，感恩海岛冬日所遇皆良善美好。

不由想起前几天送教到海岛中部腹地琼中。青山环绕，碧水相依，百花岭山花烂漫，绝壁多生野芭蕉，苍翠翠翠，悬泉瀑布飞漱其间，泠泠淙淙，素湍绿潭，回清倒影，草木繁茂，绿橙飘香。步入菁菁校园，环境清幽，好鸟相鸣，嘤嘤成韵，书声琅琅，师生和谐，教学相长，润物无声。友人热情陪伴，细致周到，以“橙”相待，民风淳朴，长流不息，亦不失为一处少女心，纯洁浪漫，未蒙世俗的尘埃。

海南之冬，花果飘香，暖意融融，温情脉脉。把日子过成诗，从容不迫，舒放自如，热烈而不失娴雅。如此冬日，胜春朝！

有生机，也有枯败。忽夏荷亭亭，转眼冬临则凌乱不堪。自然的面目全景式地展现在人们面前，无论你有情无情，巨大的反差撞击着诗人的心，它会令人疯狂，令人深深震撼。

画家王锐笔下的木麻黄，以及一条深入丛林的沙路，再次唤醒我童年的记忆。小时候，我就是从这样的小路上走出来，从海边的乡下走出来，然后奔向他方的。在路上有妈妈日暮时分的呼唤，有小伙伴们往返追逐的欢声笑语。

总之，无论在画册上，还是在电影上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我心里就会想起妈妈，想起少年时走过的路。还有前年诗人刘年和小北兄初次来到海尾湿地，漫步在海边的他俩不顾冬天海水冰凉，当着十多位诗人的面突然跳下海里畅游的情景。他俩的举动令当时的我错愕不已。事后听小北兄解释，他说人在天涯，自己为大海湿身一次的体验岂能错过。听闻他的话，我感到此论甚宏，怪不得他和刘年兄的诗写得那么有灵有肉，格调既悲悯又厚重。

孩子们的笑声忽然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此时的我却选择在林中小路上一个人行走。季节的所有细节都仿佛藏匿在浮动的空气中。奔波在城市的脚步，在这里已悄然舒缓下来，声嘶力竭的理论已变成淡然一晒。一心归隐的人来到海尾湿地，不知有何感想呢。树荫下的木屋，木屋通向海边的小路，纠缠不息的藤蔓，还有露珠丛中的白色灯塔，缠绕着什么故事即将发生，或者已经发生……坐在海边，想象湿地与海的联系，想象那些被海浪抛弃的白色珊瑚，它竟然被一位来自远方的诗人小心翼翼捡起来，并且把它当成一截大海燃烧未尽的蜡烛……

在年堂主珍藏的普洱茶树上之际，沉香点燃，馥郁弥室。在海尾湿地，窗外风来摇树，鹭来惊水，人来小聚，日子暂得只剩下诗意和值得回味的谈笑。这时大海忽然传来马头琴的声响，松涛伴奏着最优美的和弦，一群白鹭像音符一样高低掠过，停泊在荷塘的小舟载来满船月色。我们走着走着，走进一间梦幻的木屋，大伙不约而同地写下今生最美的诗。

鱼鳞云从北方天空的一角斜铺过来，孔雀开屏一样漫过崖州故城，我站在崖州大事记的玻璃墙前，岁月被封锁也被展示，我用眼睛一下就掠过了几千年的时间，发出看客的感慨：喔呀，原来这么久呢了。

人们说这崖州故城才是封建王权在海岛上的体现，是谪臣和流放者的容身之地，因而崖城一带多汉族。崖城孔庙内孔夫子端坐，红漆梁柱高高地撑起大堂的顶，青铜编钟在旁，来参观的人上前对着孔子雕像庄重地三鞠躬。在这被拆了东、西、北三面古城墙的古城内，游客来来去去，看天上的云，踩地上的尘，追寻、争论着一些过去的事情。

崖城保平村在2010年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名录，走在这个始建于唐代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村落里，一栋栋现代小楼的空当中是一间间古旧的民房，这些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宅是崖州古建筑的代表，灰瓦灰墙，房脊上彩绘斑驳，龙凤和吉祥的花纹，门楼、正室、横屋、正壁组成了海岛特色的生态四合院——它们是过往世代的物证。

大户人家，房舍横梁，为了防止水患，专门设有逃生通道，像挂在半空中的木质地道一样，古朴而精巧，这是面对大海才有的忧患意识。

在这几百年的老宅里，三亚的酷热都不敢造次，室内凉风穿堂，院内阳光明媚，树影轻摇，时光仿佛都慢了下来。院子里的竹从叶片间三个红色的小果子跃然而出，我忍不住走近，它们形似修长的圣女果，只是颜色浅红，异常美丽，我拍照问了一圈，没人知道，有海南本地的朋友说小时候还吃过，却完全想不起它的名字，因为已经多年没见到了——看来，还是老宅更能保留生趣。

年过古稀的老先生亮开嗓唱起崖州民歌，我听不懂歌词，那就

听曲调吧，一首摇篮曲，一首哭嫁歌，还有一首久久不见久见，歌声飘过四合院的雕花房脊，散在飒爽的海风中，这歌声起于生活归于自然。

崖州民歌是汉人迁徙于海角后的顿挫歌唱，作为崖州客人，他们从客居到定居，延续至今，但说起来总有那么点背井离乡的苦涩感。

到哪里都会有当年日军侵略的痕迹，这海天之际的地方有田独万人坑，万人坑就在颂和水库边上，里面曾经堆埋万名矿工的尸体。不远处巨大的矿坑里已经变成了荒废的水塘，水塘边上蓖麻在风中晃动，合欢树摇曳，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热带植物，仿若正向低处的水塘中张望着。旁边的沙土地上铺满了海刀豆，玫红色的小花朵野蛮地开放——几十年前的人间地狱竟然是真的，多么可怕。

走过漫长历史的海岛上有古旧的角落，有现代的都市，还有前卫时尚的村落——博后村。小洋房，大大的落地玻璃窗，涟漪的游泳池，可以低价租赁的跑车，还有可口的农家饭菜……这些是网红村的基本条件，至少来这里的人可以花钱换得一隅人间美好，哪怕只是看看似乎也算片刻舒解吧——我们都清楚生活本身并不能这样一直美好，有缘相遇，别样珍惜。

房子还是房子，对于城市中的楼房我们都失去了耐心。酒店23

楼，站在玻璃窗前，视线越过一片错落的楼房，远处就是一座山岭，不高大，但足以让这片濒海的土地有了物趣，山顶着云，河流里倒映着云影，高楼下是一片水田，让人觉得突兀又惊喜。在夜晚，这水田如同水银的方镜子，一块一块地在地上摆开。这水田是基本田，城市延伸时，它不受侵犯，因为它在卫星上有记录。

这海岛的人类历史到底多久了？人类的踪迹在落笔峰下的落笔洞里有了证据。落笔洞是喀斯特地貌，这洞口高12米、宽9米、深18米的石灰岩溶洞却是古人最好的生活场所，面对大海，他们还是得选择山岭。落笔洞在山岭的低腰处，洞外树木繁茂，地势平坦，是安放家园的好地方。如今，石壁上还有考古队留下的白色标记，白色标记之上是石刻的诗篇，大概有七八首诗歌错落刻在石壁上——看起来不像随意来去的文人墨客的偶然之笔，毕竟把诗刻在石壁上不是随意就能办到的，就算今日也必须带上工具才行。

在三亚，别说海，只该看看渔船和灯塔，想象一下这片天地间靠海吃海的生活；也别说河流，人们必然贴近河流生活；也用不着说山岭，只该想想这些山岭的名字，马岭、海螺岭、落牙岭、狗岭、鹿回头岭……多么接地气；更不必提星级酒店、电影取景地和风情演出，或者高樓、免税城，我们是该回头看看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三亚了。

地理人文，对于大自然，人总该在后面。

人文地理，人会改变自然，这也是注定的。

或许，您所知道的三亚并不是真正的三亚，任谁都无法用简单的语言说清一个千年万年的地方，这里每一滴水都更久远，每一寸土地都更沧桑。

三亚，无法用一种形态来概括，如果非要概括，那就用海纳百川吧，是对过去，也是对未来。

偕友再上铜鼓岭(外三首)

■ 周济夫

踪迹廿年隔，嘈哝每在膺。
岭云想旌旆，鼓节警沧溟。
慧眼知机疾，新鸥美翼轻。
携朋增快意，不负古稀龄。

◎ 重访张岳崧故居

初谒探花第，悠悠三十年。
云峦尚苍郁，里闾已新妍。
惆怅山农叹，忧厉禁繁篇。
中庭双百合，欲去且流连。

◎ 美舍河观樱花

花发倾瀛岛，移根寄奇甸。
临流四五树，摄影两三人。
素艳同桃李，馨香合咏吟。
归来忽兴感，夜雨莫相侵？

◎ 咏千日红

巷陌寻常见，成团似火球。
茫茫张眼界，灼灼熨心隙。
人好无千日，花开接九秋。
微生不如卉，子立看江流。

海口钟楼

■ 南岛

海甸溪畔 请别说
我是客船
清风摇曳椰影 一地乡音
请别说 我是南洋老先生
钟楼似故人 交谈甚欢

挑担卖薏米的女人 似相识
才吃一口 已泪流满面
时钟嘀嗒 我在故乡
打听到故乡

夜思父亲

■ 文博

傍晚，夜色渐渐向我袭来
夜莺鸣叫一声使夜色更加凝固
心悸于这漆黑的魅影
我吆喝试图推开黑夜
可夜幕的包围圈坚如铜墙
恐惧之中习惯地喊了父亲一声
父亲常在老屋里点亮的那盏灯
似乎出现在我眼前
为我推远了夜色
我想把父亲珍爱的煤油灯
在他坟头前点亮
并在墓地的背坡点燃篝火
招呼左邻右舍围着篝火旁取暖
再次聆听父亲讲过的童话故事

这个时候
父亲的眼睛一定比篝火亮
声音一定会照亮漆黑的夜晚

汽笛

■ 张绍国

列车途经童年的家乡
我们总是虔诚地倾听列车
拉响汽笛呼啸而过
我们被卷起的单薄衣裳和长发
如招展的旗

我们会长久地注视列车
直至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
我们更喜欢冬天的列车
因为时差，列车途经我们面前
开着耀眼的大灯
我们被照亮，身影被放大
投射在大地上
像一群守护汽笛的王

汽笛时常在我梦中响起
我便失眠
想起童年的誓言——
我们爱列车，但不坐单程列车！
童年的汽笛声多么美好
我们的童年又多么纯真
现在
我们的虔诚遗落在了童年里



《斜阳棹歌》(油画)

王家儒作

小城里，每天都有卖豆汁儿的，可我总觉得不好喝。清汤寡水的，用宋人的话说：“齑可照面。”丝毫没有熬熟的豆香的味道，只是徒有其名罢了。

于是，就让我常常想起老家乡下的老歪——卖豆汁儿的老歪。

老歪，小名歪头，年纪大了，人们就叫他“老歪”，他也因此默然应之，不以为忤。其实，老歪的头并不歪，而且身杆挺直，身高一米七多；其人品也正，朴实得不得了。很多时候，人，是不能以名取人的。

老歪熬豆汁儿，已然经年，远近闻名。人，厚实；买卖，也做得厚道。

所用黄豆，全是当地产的黄豆，籽粒饱满，颗颗成实。老歪有句名言：“什么地方出什么味；地方人，吃地方味。”那意思是说，当地人，还是更喜欢当地风味的。在磨生豆浆前，黄豆有一个泡制过程，所用水，至关重要。老歪泡黄豆，所用水，是村子里西山头的山泉水。水质清澈，清冽、甜润得不得了。这种水，熬出的豆汁儿，纯然乳白色，绝无杂质呈现。老歪，要的就是这个地道味。

生豆浆，是用石磨磨成的。石磨，为花岗石凿成。一头小毛驴拉着，达格达格地，豆浆就顺着石磨的四周沟槽，淌下了。老歪瞧不起机器磨出的生豆浆，他说：“有一种生铁味。”也许，老歪是对的。机器磨出的豆浆，总没有石磨磨出的豆浆那般黏稠，那般白净。石磨磨出的豆浆，是天地自然，造化而成，那味道里，有一股乡野风的味道。

有时，村人上坡回家，走到老歪家的门口，就先停下来，喝一碗豆汁儿。大门外吆喝一声：“来一

碗豆汁儿。”待到进到屋里，一碗热乎乎，香喷喷的豆汁儿，就早已放在桌面上了。边喝边聊，临走了，还要砸吧砸吧嘴唇，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。满身的疲劳，也因之四散而去了。一些农家里有老人，是常年喝老歪的豆汁儿的。他们总会事先将一把暖